

# 莫斯科觀感錄

陸甯甫著



生活書店發行

# 莫斯科學觀感錄

著 甫甯陸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

# 莫斯科學觀感錄

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 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 陸甯甫

發行者 生活書店

上海福州路
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出版

## 目錄

|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| 初秋的原野    | 一   |
| 二  | 另眼相待     | 五   |
| 三  | 戲劇節      | 一四  |
| 四  | 克里姆林宮和紅場 | 二四  |
| 五  | 野鷄       | 三三  |
| 六  | 勞工生活     | 四四  |
| 七  | 農民       | 六〇  |
| 八  | 新世代      | 六六  |
| 九  | 莫斯科街頭    | 七九  |
| 十  | 莫斯科日記之一頁 | 八八  |
| 十一 | 列寧格拉日記   | 一二六 |

## 初秋的原野

月台向後移動着，像一塊活動的大地板。地板上的男人用帽子，女人用手巾，向靠在車窗口的人儘招；車窗口的人不斷地把頭點着，表示在接受送行者惜別的情誼。我在這裏居留的時間短，雖則也有兩三個友人；但我們的清淺的友誼還沒有生長到可以使他們到車站來送行的程度。聽說我要走時，他們只伸手來說幾聲 *Bon voyage* 而已。但這個都城却使我非常懷戀。我歡喜這樣不大不小，不費不便宜的城市。這也許就是我是——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緣故。在這裏我的生活不緊不鬆又不落寞，牠給我的閒情和逸致比巴黎和柏林所能給的多。如其可能，我真想住上一年半載，倘若越久越不願離開時，就終身住在那裏都可以。

地板移動得更加快了！送行的人已停止了招手，車上的人，亦回座位上去

了。但我正懷戀着，我覺得整個都城都在和我告別，並且都在挽留我多住幾時。紅色的屋頂，金色的塔尖，青蒼的小阜，灰色的河流……一些不相識的面孔，都好像在向我告別。

——別了，華沙！別了，波蘭的小巴黎！

——別了，波蘭的少女！你們表面上像『梅唐娜』一樣的莊雅，心裏却藏着『卡爾門』一樣的熱情。誰個不曾享受過你們的美貌和溫柔，誰就算枉過了一世。你們的畢蘇斯基將軍爲要把他的兵士，裝成歐洲最標緻的玩意，累得你們成千成萬地在街頭度賣笑的生涯。這是你們波蘭女人對波蘭法西斯應盡的義務，和應有的犧牲，你們該沒有什麼不願意罷？

——別了，畢蘇斯基將軍！多謝你的恩惠，使最貧窮的旅客，都能夠在貴國分享一點艷福。你這時大概正在用你豐富的午餐，你把帶着血腥的『沙都白里安』切成烏克蘭的樣子，挺高胸脯，一口嚥下去，味道該不錯罷？祝你各事如意。

纓，樹，電桿，橋樑，一樣樣的向後退去，一轉瞬間，車便已走離了城市的範圍。輕紗一般的煙靄，把整個的華沙籠罩着，使人想到牠本身就是一個戴着白頭巾的波蘭少女。現在在我們眼前展開的，是一個青黃相間，一直連接到天邊的，初秋的平原。

我從惜別的情緒中醒覺過來了，回復了我對於這次旅行的興奮和憧憬。我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幾個大都會裏，過了一個繁華狂亂的夜生活。現在夜已殘了，太陽已從我心上的地平線探起頭來了，我正在走向一個另一制度的新地。在前面有許多我平時崇慕着憧憬着的新事物，現在我就快要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，用我自己的手去摸，我覺得多麼快樂多麼新鮮啊！

這時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廣大，嚴肅，飄揚着許多紅旗的方場，一個三角形的晶明的玻璃棺，裏面睡着一個世界革命的領袖，……一個沈毅的微笑，一個深入的注視……我心中無窮盡的希望，都浮到臉上，化成微笑，飛入蒼黃的原野去

了！

車箭直地向前飛奔着。鐵道兩旁的草坡，瀑布般向後瀉去，遠處的景物却是向前圍來。田裏紅衣的波蘭農婦，停了工作，向列車展開笑臉。鍍着陽光的木屋，從林裏轉了出來，又從林裏隱了進去。白狗花牛，隨意地點綴着這幅大圖畫。

薄暮時分，車通過波蘇邊境。

## 另眼相待

早上十一點，在經過幾座幽靜的森林之後，車便到了莫斯科的大車站，到了一個生動着叫喊着的世界。當我把腳踏下月台時，我心裏充滿着希望，好奇和喜悅。

一出車站大門，莫斯科的紅光便向我迎面打來，使我不得不站住了來凝望一下。原來在車站的各個出口，在對面的高壁上，都掛着大幅的長方形的紅布標語，上面寫的是『反對帝國主義戰爭！……』一類的話。裏面各種文字都有，英文，法文，德文以至中文。這是這個紅色的新都對國際旅客的第一個提示，而也就是牠的歡迎詞罷！

在格蘭德飯店定了一個房子，用了午餐，換了衣服，我便急忙地跑了出

來，在幾條比較鬧熱一點的街上亂跑。沒有什麼目的，就是想看一看託爾斯泰，託斯託也夫斯基們所描寫的俄國人的面孔。我露着好奇的微笑看他們，他們也用同樣的眼光來回答我。我，從中歐來的東方客人，我身上穿着一套可以在維也納夜市逍遙而無愧色的衣服，突然地發覺自己太漂亮了，太奢華了，太不適宜於這個環境了！我用眼光四處去找，不能發見有一個什麼人，穿着同我這樣好的衣服和這樣光亮的皮鞋。我非常慚愧。我的眼光和他們的碰着時，我好像觸了電一般，總疑心他們在譏笑我。後來，我不敢再跑了，回到飯店來換上一套粗舊的旅行裝，不打領帶。再跑出去，這才覺得好過一點；但仍表現着一個新客的風度。

在轉了大半天之後，我心裏零星的印象，忽然像字母拼成字一般的，湊成了下面這句話：我從資本主義頹老的大廈，跑到社會主義新建的木屋來了。大廈雖然華麗，但已是樑折棟傾；木屋雖然簡樸，但却在天天改造。誠然的，拿各個資本帝國主義的都會來和莫斯科比較，後者自然相形見拙：房子沒有牠們的堂皇，

街道沒有牠們的修整，人物沒有牠們的華麗，交通工具沒有牠們的發達，其他市政上的設備，也沒有牠們的新式和完全。不過，我們應該明瞭，蘇聯以前是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，都市的建設，自難得有其他先進國那樣的進步。但若就牠這幾年來進步的速率而論，則不到二十年，便將超過世界上任何進步的都市。我這話是有一點兒標準的。你若到文化與休息公園（Park of Culture and Rest）裏去看他們政府定下來的新莫斯科建設計劃，在此後十五年間便將實現的，就可以相信我這話說得有分寸。眼前到處都可以看見龐大的房子和新式的公共建築物在進行着。許多堅固但是陳舊的房子則逐漸地加以修改。蘇聯政府，並不像法國人用全國財力來經營巴黎那樣的經營莫斯科。恰恰相反，他們爲使都市和農村平衡發展，爲使各城市比較的平均發展，反而努力造成離心傾向。就是在莫斯科，他們亦在避免造成一個唯一的中心區域，而想使城市的各部分發展勻稱，以增加市民生活的便利和城市本身的美。此外，因爲工業發展的結果，蘇聯幾年來建築了好

幾個整個的新城市：像馬尼托哥爾斯克（Magnitogorsk），意嘉爾卡（Igarka），康  
拉特（Kountad），像新查波露齊（Novoye-Zaporozhye），康大拉沙（Kandalasha），  
佛朗采（Frunze），像車列謨珂夫（Cheremkhovo），普羅珂派維斯克（Prokopsk）  
……大大小小，不容易數得清。這種整個先計劃後建設的城市，無論在經濟方  
面，實用方面，美術方面，都能站在現代市政的最前頭。

若把眼光從街道和房子移開而注視在人的臉孔上，我們就發見了莫斯科的真  
面目；因為到底只有城市的居民，才代表得起那個城市。在莫斯科街頭，你可以  
碰到各式各樣的人，族類和服裝儘管不同，但臉上却都閃爍着光輝。我不是說他  
們都是笑呵呵的，我是說他們的臉上的表情，給你一個愉快的，希望着的總印  
象。本來俄國人的表情是陰鬱而鈍滯的，正如柴霍甫短篇中所描寫的一樣；但現  
在新的，解放了的生活，使他們能夠從內心的滿足，發出一點光彩。在街道上，  
在愛眉泰斯公園，在文化休息公園，在其他的娛樂的，或休息的場所，你若是碰

到『康索莫爾』(Comsol，即青年團員)和『比昂奈爾』們，(Pionet，即少年先鋒隊員)你能夠不跟着他們快樂起來，笑起來，便算是你涵養功深。這些笑的花朵是新的生活底泥土所滋養起來的。我每每碰到一個壯健的工人(挾着他的愛侶)在街上滿足地昂着頭走路時，便不禁想起我在柏林的女房東，一天到晚在我面前訴說，「Keine Arbeit, Sehr, Sehr Schwer!」那句話時底緊蹙的眉頭和下灣的嘴角。她有兩個女兒，從前在服裝店做模特兒；一個孩子，從前在汽車間當機械匠，現在都沒有工做，而且最近大概亦不會有工做；她們一家人的麵包，很久以來就成為問題了。拿這些面孔，來和柏林或倫敦的面孔比較一下，你差不多就可以斷定人類社會的將來是應該怎麼樣的了！

在莫斯科的人羣裏，我的精神，從一種很大的壓迫裏解放出來。我是一個黃種人，並且又是一個中國人。從歐美帝國主義者的眼光看來，中國人不單不是人，而且是一種不可接近的怪物。就是在同是黃臉孔的東洋人看來，中國人亦是

最卑賤的族類。這一方面是因為帝國主義者爲要侵凌中國，不能不在他們之間和在他們的國民之間，互相宣傳和誇大中國的弱點；一方面也因為中國本身在各方面的落後，有以爲帝國主義者訴病的資料。現在我且舉幾個小故事來表現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的鄙視。

有一個姓黃的朋友，在美國讀書時，他走進了一家理髮店。才向理髮座上坐，其他的顧客便一齊站起身來。其中有的即時警告店主說：倘若他敢於替這 Dirty Pig 理髮時，他們以後便一齊都不再來了。結果，店主把中國人大聲地趕出去。

這種情形，在倫敦海德公園裏也容易碰到。你試向一張有『紳士』或是『淑女』坐着的長椅上坐下去，包管他們便像自動機一樣的，冷肅地站起來走開了。婆娘們更是這樣，這自然是他們的『紳士教育』所培養成功的態度。

在倫敦，有一個姓趙的朋友去租屋，到處碰到最難堪的釘子。最後來到一

家，一個應鈴開門的女管家，一看是中國人，便好像野性發作時的猩猩似的，露出兩排黃牙，說道：『你？你來租屋？很好！但我怎麼能夠每天找到一打老鼠來讓你果腹呢？』接着是碰的一聲，關門！

在巴黎有一個姓張的朋友寄食在一個法國人家裏。有一天，他在牛排裏發見一匹死蒼蠅。他把蒼蠅檢舉出來，要求把牛排換過。『不要擺架子了！你們中國人還不是吃蒼蠅長大的？……並且，是從你來了之後，這裏才有了蒼蠅！』這位朋友當天便搬家，雖然他的房錢已預付了一個月。

我自己從倫敦乘火車到哈爾維齊時，一個英國老紳士，傲慢地，像對他的廚子一般，向我說：『嚇，青年人，你是不是鴉片的吸食者？……我一生從未見過鴉片是一種怎樣的東西，你衣袋裏有沒有？』

我想了一想。『有的，老頭子，但我這鴉片是老鴉片，並且是英國的出產。

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英國人用兵船送到中國去，強迫中國人買的。』我從袋裏掏出

一包巧克力糖向他說。隨後我們都不曾再講過話；我吃我的巧克力。

像這一類的事情，到過歐美的中國人，多少總會碰到過。當他們——歐美人——碰到一個衣服稍爲整潔，舉止稍爲『上流』的黃種人時，他們亦肯於啓齒，但一開口總是說到東京和神戶，因爲他毫不懷疑你不是日本人。等到你聲明你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時，他們便失望地一聲不響，把臉背轉過去。所以許多『上流』的中國人，在歐美時實在沾了日本人的光；而有時他們亦就將就下去，使談話得以順利進行。

但在蘇聯便不會碰到這樣的歧視和凌辱。在這裏，不分種族，無論貧富。若有所分，那便是你是革命者或是反革命者，你是工作者或是游惰者而已。不是因爲你是中國人，便把你看成卑賤的怪物。反之倒因爲你是中國人，他們才更加對你同情，把你重視。這理由是由於他們嘗以友誼的態度，參與過中國的革命。他們認爲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個革命勢力最膨脹的國家。他們從報紙上知道革命的消息，

那些消息，增加他們對於中國的希望與同情。因之，從他們眼裏看來，普通的來莫斯科的中國人，都是他們的同情者，使他們另眼相待。恰和歐美人相反，你若告訴他們你是日本人，他們便立刻表示一種疏遠以至疑懼的態度。在他們的意識裏，日本人是渾身甲冑，手裏拿槍，臉上戴防毒面具，時時準備着殺人和劫掠的強盜。這個強盜，正在準備用武力攫取中東路，不惜爲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聯合戰線的前鋒，以引起全世界流血的慘劇。

所以我在人羣中行走着時，我覺得非常自然，非常悠閒。我不必時時警覺到我的臉孔和頭髮的顏色。我覺得我是人羣中的一個，分享他們的喜樂。所差的，我是一個旅客，而不是這裏的勞動者——但我也是一個靠着自己的工作換飯吃的人喲！

當天晚上，我便到文化休息公園去。我發見我自己在另一個鮮美快活的世界裏，如像在做着一個豐富的夢。